

近代宁波的洋银流入与货币结构^{*}

熊昌锟

内容提要:明末清初,外国标准化的机制银元逐渐流入宁波等地,与秤量使用的银锭相比,银元形制统一、检验方便,节省了一定的交易成本,因此行用日广,进而流通至浙江的其他城镇和农村地区。五口通商以后,国内埠际之间有大量的洋银流动,而自香港等地进口的洋银数量极少。清后期,浙江省厘金收支的四柱清单中,银元的使用已超过银锭与制钱,成为最重要的收支货币。结合清中期至民国初期的契约文书,可以发现丝茶产地以外的宁波及浙东地区农村市场的洋银使用份额远不及银锭、制钱,洋银在港口与农村两个不同市场层级的使用呈现出迥异的特点。

关键词:近代 宁波 洋银 货币结构

明中后期以来,已有一定数量的外国机制银元(又称洋银、洋钱)进入中国东南沿海港口。五口通商之后,输入中国的洋银数量急剧增长,种类也相应增多,流通范围逐渐向沿江和内陆地区扩张,埠际之间也有大量的洋银流通。而其用途也从对外贸易的结算货币,逐渐演变成缴纳赋税与日常交易的媒介。此前学界对于外国银元在中国市场的流通研究,主要有百濑弘对清代西班牙银元流入中国的时间、数量以及单位制度“元”进行的详细考证,同时他还评估了西班牙银元流入对中国货币制度的影响。^①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从物质文化史的角度解读了19世纪中国市场上的外国银元。^②陈春声关注的是清代广东市场上的银元流通情况,对洋银流入广东的时间进行了考证,并对嘉庆至光绪年间广东各地银元的价格进行了梳理,结合民间文献大致描述了银两、制钱、银元之间的流通比例。^③张宁简要论述了墨西哥银元流入中国的时间、范围,并对鹰洋流入中国的数量进行了估算。^④邹晓昇考察了墨西哥鹰洋行市的更替以及鹰洋在上海流通主币地位的确立,并对鹰洋行市的取消和龙洋行市的确立进行了评价。^⑤关于近代宁波的金融市场,如钱庄的空盘交易、过账制度等议题,也有不少讨论。^⑥总体来看,既有论著多缺乏对外国银元进出数量的统计、银元在货币结构的比重以及在不同层级市场使用情形的论述,给本文留下了一定的讨论空间。

浙江是明清时期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同时也是外国银元流入较早、使用广泛的省份之一。明中后期,浙江生丝、棉布远销欧洲,对外贸易十分活跃,并成为明政府获取白银的重要来源。清中叶

〔作者简介〕 熊昌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后,北京,100836,邮箱:xckhistory@163.com。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批准号:17CZS028)、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批准号:2017M610142)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日]百濑弘著、南炳文译:《清代西班牙银元的流通》,刘俊文主编,栾成显、南炳文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49—486页。

② Richard Von Glahn, Foreign Silver Coins in the Market Culture of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 No. 1, 2007, pp. 51—78.

③ 陈春声:《清代广东的银元流通》,《中国钱币》1985年第1期。

④ 张宁:《墨西哥银元在中国的流通》,《中国钱币》2003年第4期。

⑤ 邹晓昇:《银元主币流通与上海洋厘行市的更替》,《史学月刊》2006年第8期。

⑥ 郑备军、陈铨亚:《中国最早的金融投资市场:宁波钱庄的空盘交易(1860—1920)》,《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陈铨亚、孙善根:《晚近宁波的航运与金融》,《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年第5期。

以来,这一区域的对外贸易持续增长,逐渐超越粤、闽,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以及清政府的财赋重地。而宁波作为浙江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其贸易历史远比上海悠久),早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已设置浙海关,成为全国仅有的4个海关之一,是清初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要求开放五口通商,宁波位居其中,成为第一批“约开商埠”。

与此同时,清中期以来,宁波与其他沿海商埠类似,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此前作为法定货币的制钱越来越不能满足大规模贸易结算的需要,因此形制统一的机制银元逐渐成为重要的结算货币。而农村虽然也不可避免地卷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但其货币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农村市场仍以制钱为最主要的货币,这与港口的货币结构差异较大。因此,宁波实际上可作为观察洋银在近代中国商埠流通情形以及地方市场货币结构的窗口。

一、清中前期的贸易和洋银流入情形

宁波位于东南沿海,是古代中国重要的贸易港口,在唐宋时期已有较为繁荣的商业。北宋淳化三年(992),在宁波设置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①南宋迁都临安后,江南经济进一步繁荣,宁波的对外贸易迅速发展,与日本、高丽等国来往密切。当时自宁波运往日本的货物主要为丝织品、瓷器、漆器、香药等,也有一定数量的铜钱、银铤。从日本进口的货物包括药珠、鹿茸、茯苓、硫磺、松板、杉板等。^②而输出到高丽的商品与出口日本类似,多为丝织品、瓷器、茶叶,从高丽输入的商品有人参、麝香、茯苓等,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白银。^③除了与地理位置相近的日本和高丽有贸易往来外,宁波还与东南亚的阇婆、占城等地有商业联系。^④元代,宁波的对外贸易在唐宋基础上迅速发展,进口货物由宋代的170余种增加到220余种,往来的贸易国亦日渐增多。^⑤至明初,政府开始严格控制对外贸易,仅剩宁波、泉州、广州3个口岸与外往来,规定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此后,宁波与其他诸国的商贸联系虽未完全断绝,但与此前相比已日渐低迷,不过与日本的贸易规模却日甚一日。“在胜国时,许其互市,乃至四明沿海而来,艨艟数十,戈矛森具,出其重货与中国贸易。”^⑥四明即为当时宁波的称谓。前揭史料表明国家层面的商业联系繁盛,而宁波民间富商大贾前往日本贸易者,亦为数甚巨,“以数十金之货,得数百金而归,以百金之船,卖千金而返。此风一倡,闻腥逐膻,将通浙之人弃农而学商,弃故都而入海。官军利其贿,惟恐商贩之不通,倭夷利其货,惟恐商主之不至”。^⑦不过到了顺治年间,清政府先后颁布“禁海令”及“迁界令”,强迫沿海几省商民内迁,宁波的商业贸易因此大受影响。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正式开放海禁,在宁波设置浙海关,其商业贸易逐渐复苏,“鄞之商贾,聚于甬江,嘉、道以来,云集辐辏,闽人最多,粤人、吴人次之”,^⑧贸易范围“自东向西约290英里,自南向北约350英里,除了杭州以北靠近上海的地区外,杭州以南和安徽东南部均以宁波作为对外贸易的供应和土货出口之口岸”。外国商船和货物也大量涌入,“每遇广船初到或初开,邻岛各鸣钲迎送,番货海错,俱聚于此”。^⑨这其中就包括数量不菲的洋银。《宁波钱业会馆碑记》载:“海通以来,宁波为中外互市之一,地当海口,外货之转输,邻竟(境)物产之销雠,率取道于是。廛肆星罗,轮舶日月至,俨然称都会矣。顾去闭关时不远,

^① 《宋史》卷167《职官七》,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971页。

^② 宝庆《四明志》卷6《市舶》,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索取号:0656。

^③ 《宋史》卷487《外国三》,第9651页。

^④ 《宋史》卷489《外国五》,第9672页。

^⑤ 宝庆《四明志》卷6《市舶》,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索取号:0656。

^⑥ [明]张萱:《西园闻见录》卷56《防倭》,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版,第162页。

^⑦ [明]王在晋:《越镌》卷21《通番》,《四库禁毁书丛刊》第104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498页。

^⑧ 光绪《鄞县志》卷2《风俗》,光绪三年(1877)刻本。

^⑨ [清]徐兆昇:《四明谈助》卷29《东城内外》,宁波出版社2000年版,第945—946页。

市中行用以钱不以银。向富，数钱以对。自墨西哥银币流入内地，始稍变其习。”^①最初大量流入宁波的其实是西班牙银元，道光年间以后开始盛行墨西哥银元。而且，当时宁波是浙江省唯一的对外窗口，“在温州开埠（1877年）以前，浙江各地口岸和周围地区的洋货，均由宁波陆路或民船运来。”^②因此马士曾称：“照它与葡萄牙和早期英国贸易的商馆的历史来看，宁波曾经被寄以很大的希望。”^③

伴随贸易的发展，鸦片等大宗货物和外国银元源源不断进入宁波。嘉道时期的宁波通货，“除制钱外，尚有佛洋与宝银二种，佛洋俗称本洋，宝银即系元宝，佛洋行使较广，识币时须将轻毛、油木、三星、倒印、粗细边、粉版之类剔去，宝银实际与客路银子折合申汇之一种虚本位，不如本洋之普遍。……迨墨洋输入，制钱与佛洋始渐归淘汰”。^④起初，本洋与银锭、制钱一并使用，本洋的流通胜于银锭。鹰洋（墨洋）进入后，逐渐取代本洋和制钱，成为市场上主要的流通货币。

二、埠际之间洋银的流动与进出数量

前文论及，明末即有外国船只到达双屿港一带，随船携带一定数量的洋银。但因当时海关尚未建立，故洋银具体数额无从知晓。而明末至清中叶，商船仍然到宁波等地开展贸易活动，因而洋银源源不断进入宁波等地。其实在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就勒索了巨额洋银。道光二十三年（1843），英军曾在战争期间勒索宁波的店铺、钱庄洋银共250 000元，后经耆英等与英方交涉，作为偿付战争赔款之用。“英夷前在宁波府，曾向该处士民索取洋银二十五万元，……今已与璞酋要约明白，定于本年十二月给夷银内扣出洋银二十五万元，暂贮广东藩库，留备甲辰年给夷之用，仍移知浙江省体察情形酌量办理。”^⑤此外，又从官库掠走洋银120 000元，变卖财物值银157 860元。^⑥这都说明当时宁波市面上不仅有洋银流通，而且数量不少。另一方面，“宁波地临海滨，富殖鱼盐，五口通商以还，尤为全浙进口贸易之要埠。……所有绍属与上江一带之商品，无不赖甬商以为转移，而外埠如沪汉暨长江各口，殆靡不有甬商之足迹，故金融上之往来，在甬商多少发生关系，而甬地钱业之放帐，其范围至为广远。”^⑦五口通商以后，埠际之间的金融和贸易往来密切。

同治三年（1864）后，始有完整统计。根据对海关资料的整理，1864—1919年间宁波银条和银元的进出口数据，详见表1。

表1 1864—1919年间宁波银锭、银元进出统计

单位：海关两

年份	外国银元进口				银条进口	外国银元出口				银条出口
	上海	温州	厦门	合计		厦门	温州	厦门	合计	
1864	146 120		200	375 518	172 424	932 462		17 000	949 462	84 549
1865	226 910			594 175	226 910	1 320 159			1 320 159	38 477
1866	127 105		2 322	795 564	187 244	2 749 335		32 500	3 460 549	524 783
1867	250 187			644 191	253 480	1 906 128		19 479	1 926 207	62 527
1868	261 760			670 434	261 760	3 305 102		44 650	3 398 752	60 582
1869	215 850		5 700	558 545	238 850	1 632 773		18 170	1 650 943	75 373

① 《宁波钱业会馆碑记》，中国钱币博物馆藏拓片。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海关译编：《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瓯海关、杭州关贸易报告集成》，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11页。

③ [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页。

④ 《宁绍钱业之今昔观（上）》，《中行月刊》第7卷第2期（1933年）。

⑤ 全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册：道咸筹办夷务始末补遗；件：宁波府士民请在给夷款内还被索洋银，“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交部门档案，抄档，档号01-01-011-02-003。

⑥ John Elliot Bingham,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War to Its Termination in 1842*, Vol. 2 Wilmington: Scholarly Resources, 1843, p. 258.

⑦ 《宁绍钱业之今昔观（上）》，《中行月刊》第7卷第2期（1933年）。

续表

年份	外国银元进口				银条进口	外国银元出口				银条出口
	上海	温州	厦门	合计		厦门	温州	厦门	合计	
1870	773 800		4 125	116 885	773 800	3 447 399		22 682	3 447 399	18 375
1871	770 750		550	67 632	770 750	2 460 660		8 612	2 460 660	27 705
1872	905 750		5 000	176 025	905 750	2 215 360		6 350	2 215 360	12 220
1873	851 270			243 100	851 270	2 163 003		2 387	2 163 003	2 113
1874	854 250			296 300	854 250	2 573 700		1 400	2 573 700	
1875	293 683			752 197	293 683	2 306 438			2 306 438	42 277
1876	390 076			999 082	390 076	3 714 368		5 500	3 719 868	69 644
1877	371 545			951 622	470 090	3 112 720	151 600	800	3 267 120	58 356
1878	353 311	111 200		1 016 119	362 644	888 128		2 420	890 548	16 279
1879	385 329	733 601		1 720 528	385 329	2 929 339	1 000		2 930 339	53 695
1880	365 386	714 637		1 650 483	365 386	2 404 048	3 600		2 407 648	44 066
1881	392 476	714 637		1 719 869	392 476	2 499 289			2 499 289	45 812
1882	477 446	579 298		1 802 160	477 446	2 303 345			2 303 345	42 220
1883	313 474	284 590	1 000	1 088 476	313 474	2 603 695			2 603 695	47 726
1884	263 538	288 827	500	964 314	263 538	1 432 981	2 600		1 435 581	26 266
1885	109 803	49 190		330 425	109 803	446 989	4 000		450 989	8 193
1886	255 635	108 116	550	763 412	255 635	1 046 976	1 100		1 048 076	19 191
1887	255 193	59 450		713 063	255 193	1 484 959	1 000		1 485 959	27 219
1888	297 817	16 600		132 878	297 817	951 217	8 392		959 609	17 436
1889	465 530			307 980	506 101	1 807 585			1 807 585	102 587
1890	325 098	87 848	197	2 299 990	325 098	5 825 734			5 825 734	52 785
1891	187 026	43 570	261	572 030	187 026	2 456 981	14 052		2 473 647	57 673
1892	80 555	21 752	1 307	227 178	80 555	1 496 302	654	588	1 500 448	44 273
1893	58 044	19 012	196	199 337	58 044	1 234 914	1 176		1 242 952	50 332
1894	65 596	22 168	667	411 356	65 596	1 038 092	20 472	4 410	1 074 282	38 922
1895	72 046	4 666		309 066	72 046	398 205			398 205	74 330
1896	157 193	1 566		481 146	157 193	1 095 761	48 743		1 152 337	81 623
1897	130 386	49 474		478 307	130 386	1 789 334	13 134		1 803 134	2 916
1898	50 045	69 820		1 240 272	50 045	2 817 317	3 601	2 067	2 822 985	63 484
1899	65 200	47 932		667 557	65 200	3 699 734	11 733		3 714 957	59 757
1900	260 742	54 998		507 797	260 742	1 649 731	44 576		1 694 307	31 131
1901	125 314	19 727		490 393	125 314	2 124 532	500		2 125 032	13 151
1902	56 318	11 980		184 413	56 318	717 247	70 600		788 247	30 623
1903	63 303	3 834		338 430	63 303	842 767	327 667		1 170 434	
1904	38 998	50 086		68 518	38 998	336 600	141 067		477 667	4 750
1905	2 000	25 586		127 896	2 000	652 826	20 799		673 625	
1906		85 419		681 760		1 173 018			1 173 018	7 500
1907		65 617		2 726 656		2 210 987			2 210 987	500
1908		85 641		2 200 944		2 065 868	10 465		2 076 333	
1909		138 733		229 400		230 333	3 733		234 066	4 099
1910	3 600	38 533		47 483	4 350	130 400	50 533		180 933	14 800
1911	12 580	234 060		756 375	12 580	1 709 866	2 666		1 712 532	15 000
1912	1 600	240 247		931 681	1 600	1 066 948	4 000		1 074 681	3 300
1913		191 521		319 521		657 153			657 153	
1914		279 087		783 150		548 332	667		555 666	
1915		163 101		549 088		86 357	12 000		98 357	
1916		98 933		779 933		80 000	6 667		86 667	
1917		44 933		291 600		76 666	9 333		85 999	

续表

年份	外国银元进口				银条进口	外国银元出口				银条出口
	上海	温州	厦门	合计		厦门	温州	厦门	合计	
1918		37 667		479 000		242 667			242 667	
1919				252 000		662 667			662 667	
总计	32 662 468	12 129 638	22 575	39 083 254	12 391 573	93 755 497	992 130	189 015	949 462	2 217 097

资料来源：根据茅家琦、黄胜强、马振犊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吴松弟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1860—1949)》(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相关资料整理。

从表1来看，1864—1919年间，宁波从上海、温州等地共进口银元39 083 254海关两，平均每年约697 915两。其中从上海运入的银元为32 662 468海关两，占总量的83.57%。从温州运入的共5 897 657海关两，占总数的15.09%。而从宁波输往上海、温州等地的洋银数量共达到95 672 002海关两，平均每年输出1 708 429海关两。其中输往上海占绝大多数，每年平均达1 674 205海关两。如此巨额的洋银进出上海，原因在于“就吾甬一埠而论，进出口货均以上海为交易地点，上海通用规银，甬江通用洋元，申甬汇兑必须以银与洋相兑换”。^①同时，洋银大量运往宁波，甚至引起了上海洋厘的上涨。“连日沪市洋厘逐渐高涨，昨又涨起一厘二毫半，其原因系被各庄收买现洋运往宁波之故。”^②在这56年中，从上海、温州等地运入的银锭共12 391 573海关两，平均每年运入221 278海关两。其中从上海运入的银锭共12 129 638海关两，平均每年达216 601海关两。而从宁波输往上海、温州等地的银锭则共计2 217 097海关两，平均每年为39 591海关两。其中运往上海的银锭总量为1 437 156海关两，年均输出25 664海关两。此外，上海成为洋银进出最重要的目的地，同时从香港进口的洋银数量有限，说明此时宁波已逐渐成为上海的转口港，直接的对外贸易在急剧萎缩。输出的港口还包括九江、福州、汕头、烟台、广州、芜湖、淡水，不过进出数量均无法跟上海、温州、厦门相比。此外与银元相比，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银条的数量都要少很多，由此可知当时的宁波市场上，银元的流通要超过银锭(因当时的银元、银条均需进口)。

然而，海关统计的数据是不完整的，仍有相当数量的洋银并未报关而直接进入宁波等地，譬如由侨汇或商人、旅客随身携带的银元。《浙海关十年报告(1922—1931年)》记载：“宁波人在中国其他地方有数百万元的大量存款。”从这一情况来看，可以推测这些大量的资金经常在宁波与上海之间流动。但为何这些巨款未能体现在海关报告中？原因就在于这部分洋银主要通过随身携带流通，只有少数在作为货物被船运并正式登记时才被记录下来。^③那么，数额巨大的洋银在宁波市场上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

三、市面洋银的使用情形

宁波市面上的洋银，执行着货币的三种主要职能。首先是大宗商品的价值尺度和结算工具。同治元年，太平军入侵造成金融、经济秩序的巨大破坏，宁波各行业会馆共同商议账务和债务问题，一致认为应重新开始并同意所有支付一律以银元计付，此后银元成为宁波通用货币。^④宁波市场上的鸦片、茶叶、棉花、桐油、麦子等主要商品，皆以洋银定价。鸦片是进口的大宗货物，在中国市场上又有“洋土”之称，“宁波上年洋土每洋一元卖二两二钱，自今岁以来逐渐递减，至现在则每洋一元仅得

① 《甬江钱业对于革除现水之意见》，《申报》1918年9月24日，第10版。

② 《甬江吸收现洋之影响》，《申报》1918年3月21日，第10版。

③ 《浙海关十年报告(1922—1931年)》，茅家琦、黄胜强、马振犊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158册，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118页。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杭州海关译编：《近代浙江通商口岸经济社会概况——浙海关、瓯海关、杭州关贸易报告集成》，第208页。

一两八钱五分矣。至象浆上年每洋一元可卖四两五钱，现在只有三两五钱”。^① 而出口的大宗商品茶叶以及棉花的价格在长时期内也有一定波动。光绪初年，宁波茶市销路稍旺，每斤值洋银1元2角，到了光绪末年，宁波茶市日渐萧条，价格日低，以致茶栈日益减少，而价格每斤仅售洋银4角，最高只须1元左右。^② 棉花主要来自宁波附近的农村，也是市场上畅销的商品，“棉花向来销路最畅，近因出口不多，各处到货稀少，以致市价较前渐昂。前每银洋一元可售花四斤十二两，现已减至四斤四两”。^③ 到第二年底，棉花出口增多，价格持续上涨，每洋1元仅购白花4斤12两（当时的1斤是16两）。^④ 除此之外，麦子等农产品也以洋银作价，“甬江麦价每担涨至两元零，因余姚孙家泾孙某积货十万余担，不肯出售，宁地所进之货姚麦居多，今彼处囤积居奇，故麦价骤涨也”。^⑤

宁波钱庄业世家——宁波慈溪三七市董家的“旧计簿”曾详细记载了嘉庆二十四年（1819）至宣统元年（1909）间宁波市面每月洋银和制钱的比价。^⑥ 从中既可看出洋银早在嘉庆时期已普遍使用，又可观察其与制钱的汇兑比率。

表2 1819—1909年间宁波董家“旧计簿”银(元)与(制)钱汇兑表

年份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819			920	940	940	935	950	955	965	915	920	925
1820	925	936	940	945	960	950	960	955	960	950	960	975
1821			925	948	940	940	915	890	908	910	928	925
1822		893	885	825	777	730	773	854	850	878		894
1823		872	870	890	882			871	890	893	875	873
1824			882	880	868	870	850	836	833	841	828	820
1825		824	808	824	828	813	813	815	832	826	838	830
1826		837	844	851	855	848	835		847		857	852
1827		849		851	855			874	890			906
1828	898	905			901	912		906			952	943
1829				947					935			961
1830				965	969			950		956		962
1831					963		977				950	
1832												1 000
1834											1 015	
1836						1 052						
1838				1 060							1 100	
1842					1 340							
1862					1 040					1 100	1 130	1 075
1863	1 135	1 150	1 160					1 155	1 170	1 060		
1864	1 100	1 100		1 100	1 025	1 010	950	925	900	930	970	960
1865	950	940	940	965	1 000		945	960	950	950		966
1866	960	960	970	980	980	985	980	1 050	985	960	1 000	
1867	1 000	1 030	1 020	1 030	1 100	1 050	1 020	1 035			1 085	1 090
1868	1 120		1 150	1 110	1 150	1 130	1 150	1 140	1 130	1 120	1 130	1 110

① 《土价日贵》，《申报》1878年7月10日，第2版。

② 《甬江小志》，《申报》1903年7月7日，第3版。

③ 《甬江市情》，《申报》1903年7月11日，第2版。

④ 《棉花市价又高》，《申报》1905年12月18日，第10版。

⑤ 《甬江消息》，《申报》1876年8月26日，第2版。

⑥ 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已编·金融”，1951年铅印本，第219页。

续表

年份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869	1 150	1 140	1 125	1 135	1 150	1 145	1 150	1 135	1 135	1 150	1 130	1 130
1870		1 145	1 150			1 190	1 190	1 150		1 215	1 200	1 230
1871		1 230	1 250	1 260	1 260	1 245		1 240	1 215	1 210	1 220	1 215
1872		1 230	1 250	1 245	1 250	1 230	1 215	1 250	1 230	1 230	1 220	1 245
1873	1 230	1 270	1 240	1 240	1 240	1 348	1 240	1 250	1 240	1 225	1 250	1 250
1874		1 250	1 250		1 250	1 255		1 225		1 209	1 140	1 175
1875		1 170	1 160	1 160	1 160	1 170	1 170	1 190	1 160	1 160	1 160	1 170
1876	1 170	1 170	1 175	1 180	1 180	1 200	1 170	1 180	1 190	1 170	1 170	1 190
1877	1 200	1 190	1 175	1 180	1 180	1 170	1 170	1 175	1 170	1 120	1 100	1 100
1878	1 100	1 085	1 095	1 100	1 100	1 120	1 120	1 095	1 100	1 085	1 090	1 095
1879	1 100	1 110	1 130	1 130	1 130	1 140	1 160	1 130	1 135	1 140	1 135	1 140
1880	1 150	1 140	1 150	1 160	1 155	1 160	1 165	1 150	1 150	1 145	1 140	1 140
1881	1 150	1 135	1 150		1 145	1 150	1 150	1 140	1 140	1 140	1 140	1 140
1882	1 140	1 140	1 140	1 180	1 150	1 160		1 145	1 155	1 140	1 135	1 140
1883	1 140	1 140	1 140	1 150	1 150	1 150	1 155	1 160	1 150	1 150	1 145	1 145
1884	1 145	1 145	1 160	1 170	1 160	1 160	1 160	1 160	1 160	1 160	1 153	1 145
1885	1 145	1 150	1 150	1 150	1 145	1 145	1 145	1 145	1 145	1 140	1 135	1 140
1886	1 130	1 135	1 130	1 130	1 130	1 135	1 135	1 135	1 090	1 080	1 090	
1887	1 060	1 050	1 050	1 060	1 075	1 075	1 080	1 090	1 090	1 100	1 060	1 080
1888	1 075	1 075	1 075	1 080	1 080	1 075	1 080	1 080	1 085	1 090	1 080	1 090
1889	1 090	1 090	1 090	1 080	1 080	1 075	1 085	1 090	1 080	1 080	1 085	1 090
1890	1 090	1 090	1 080	1 085	1 085	1 090	1 100	1 090	1 095	1 100	1 100	
1891	1 080	1 090	1 085	1 090	1 100	1 100	1 100	1 085	1 095	1 090		1 100
1892	1 100	1 070	1 080	1 070	1 070	1 090	1 085	1 100	1 090	1 095	1 100	1 090
1893	1 095	1 080	1 095	1 085	1 100	1 100	1 100	1 100	1 100	1 100	1 095	
1894	1 085	1 100	1 100	1 085	1 100	1 080	1 090	1 080	1 085	1 095	1 100	1 080
1895	1 085	1 060	1 100	1 110	1 065	1 100	1 085	1 100	1 108	1 060	1 045	1 045
1896	1 040	1 040	980	955	970	950	940	930	930	905	858	835
1897	825	905	915	910	915	935	940	935	935	930	855	890
1898	910	920	930	945	960	970	910	925	930	915	925	915
1899	920	925	935	950	950	955	965	960	960	960	945	930
1900	925	920	930	930	930	935	935	945	955	930	925	920
1901	915	920	920	920	920	920	920			920	920	920
1902					960	940	940	910	900			
1903								870			840	
1904					850							
1905	810				830	830	880	900	950	940	950	950
1906	960	960	970	970	970	970	980	980	980	980	890	980
1907		970		970	980	980	980	980	980		960	
1908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00	950	930	
1909			900	900	900	900	950	950	950		950	950

资料来源：根据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已编·金融”，(1951年铅印本，第220—235页)相关数据整理。

从表2来看，不同季节或月份洋银的价格存在一定的差异，“每年除了一些固定的季节，当土特产(如茶叶和蚕丝)由买卖中间人向农民收购时才需要较多的现金。在这种时候，银元经常有2%—3%的贴水。”^①具体来看，四月、五月茧丝上市，洋价见涨。六月茧市已过，但新丝上市，且逢端午节结

^① 《浙海关十年贸易报告(1892—1901)》，《中国旧海关史料(1858—1949)》第155册，第514—515页。

账之期,洋元用途未能减少,故价格不致大跌。七月丝茶市面将过,各业清淡,洋元用途渐少,厘价日落。八月份,花、麦及杂粮等将次登场,银元渐有运去,价格又涨。九月、十月,棉花及杂粮已上市,又逢中秋节结账之期,洋元用途最多,厘价又涨。十一、十二月及次年一月、二月因商业冷清,大宗的丝茶、棉花均为上市,洋银价格较低。^①由此可见,洋银价格的高低与市面丝、茶、棉花等大宗货物的上市、退市有着直接关联,这也说明洋银当时已成为上述货物重要的结算货币。

除了充当市面交易的结算货币,洋银还被储存在钱庄里,执行贮藏手段的职能。钱庄除经营存放业务外,还以银元、银角子收付为主要业务。一般现兑庄会在早晚派人到各业门市商店去收取现洋、银角,在市场上(钱业公所)出卖,从升水中牟利。^②同治三年的宁波钱业《庄规》规定:“一议英洋虽已行用,所畅通者宁、绍、上海而已,故佛洋仍旧通用,然价目不同,应听来人,或英或佛,收付交易,公平作价,勿得抬抑,以翼招徕。”^③当时英洋(鹰洋)已在宁波、绍兴、上海等地畅行无阻,而佛洋(本洋)也并未完全退出市场,可按价收付。但洋银大量进入窖藏,对市面的影响颇大,造成通货紧缩,百货诸业生意不畅。“近年南北号糖、米、油、花大小诸业,生意平常,除开销外,所获微利,大率相类其间,幸能矫矫独异者,惟钱庄耳。每年盈余每庄或一万三千或二千元不等余元。”^④此外,清代以来宁波盛行“过账”制度(主要是钱庄之间的资金汇划),早期以制钱为主,到了道咸以后,逐渐被洋银取代。咸丰年间历任鄞县知县、宁波知府的段光清在《镜湖自撰年谱》中提及,咸丰八年(1858)时,“无论银洋自一万,以至数万、十余万,钱庄只将银洋登记客人名下,不必银洋过手。”^⑤同治五年,宁波允和钱庄的过账簿共有317笔进出记录,账簿上半部分记录“过出”账目,计77笔,金额共计11 122.88元。账簿下半部分为“过入”账,计240笔,金额为11 711.6元。^⑥可见洋银在当时的过账中也有普遍使用。

随着洋银的广泛使用,市面逐渐改定银元为本位,以洋银为计算单位的拆息——“洋拆”(洋银1 000元日息)应运而生。洋拆的涨落,与市面洋银的进出和数量互相影响。“甬江某钱庄近日将现洋趸杠高抬,洋拆每日竟有4角5分之谱,因之现洋进出每百元须升五六角,各项生意受累非浅,现由申庄将现洋二百万运甬以维市面。”^⑦洋拆居高不下,原因在于市面缺少现洋,因而从上海紧急调运现洋。不过洋拆把持在少数钱庄手上,商民深受其害。因此在光绪十七年十月,宁波北号衣各行商状告怡记、咸德两钱庄擅自熔毁洋元,以致甬洋日少,洋拆日重。^⑧在众商号联合控告之下,官府规定洋拆限定每日3角,不得任意高涨。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又有商号状告老北号乾康把持洋拆,虽经商会劝阻,未有效果。^⑨甚至到了宣统二年十一月,仍有少数钱庄把持垄断,高抬洋拆,市面商家莫不受其影响。^⑩然而仅靠政府的行政命令,并不能完全控制洋拆的涨落。

另一方面,洋拆的竟日变动又使得宁波金融市场上“空盘”交易盛行。“甬江之所谓空盘者,即汇划银数以赌输赢者也。”^⑪空盘交易的实质是一种投机行为,与市面洋银的价格和数量互相作用。洋银数量不多,则价格高涨,引发“买空”,反之亦然。光绪元年十二月,“各钱庄空买空卖之风实与市面

^① 永祚:《上海等金融季节》,《银行周报》第3卷第18号(1919年)。

^② 茅普亭:《旧时宁波的经济动脉——钱庄》,政协宁波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宁波文史资料》第4辑,1986年印行,第48—49页。

^③ 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己编·金融”,1951年铅印本,第77页。

^④ 《甬上商情》,《申报》1874年9月23日,第3版。

^⑤ [清]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22页。

^⑥ 《清同治五年允和钱庄“过账簿”过出、过入款项全部记录》,转引自张介人、朱军《清代浙东钱业史料整理和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8—132页。

^⑦ 《钱庄破坏市面》,《申报》1907年10月21日,第12版。

^⑧ 《核定洋拆》,《申报》1891年10月25日,第2版。

^⑨ 《严禁高抬洋拆》,《申报》1906年11月3日,第17版。

^⑩ 《甬江钱业之垄断》,《申报》1909年11月22日,第12版。

^⑪ 《甬江空盘》,《申报》1876年5月22日,第2版。

大有关系,昨闻宁波洋拆仍至一元四角半。^①“空盘”交易使得部分钱庄损失惨重,损失百余万之数,因赌负而店业闭歇者多达数家。^②空盘盛行致使洋拆日趋高涨,物价也随之攀升,对商民日常生活造成不良影响,“日来甬江洋价顿长(涨),每元可换至一千二百文,柴米油烛色色昂贵”。^③基于这种情况,官府为维持正常的交易秩序,严厉打击“买空”“卖空”行为。^④然而,受暴利驱使,空盘交易屡禁不止。实际上,利用洋银价格涨跌进行套利,在上海等地市场上屡见不鲜,这是洋银具备的另一种身份——“套利资本”。^⑤

上述两节分别介绍了埠际之间洋银流动和在宁波市面使用的情形,侧重点在观察洋银在港口的流通和使用,那么,洋银在腹地城镇和农村的使用情形如何?

四、清季浙江省厘金中的货币结构

厘金是清后期设置的内地商业税种,最初是为了解决庞大的军费开支,其后逐渐演变成一种固定性税收,并成为清政府主要的收入来源。浙江厘金开征于咸丰年间。咸丰六年时,浙江巡抚何桂清称:“浙省捐厘事宜,前抚臣黄宗汉在省城设局设办,并据杭州府王有龄在前署湖州府任内于该郡试办丝、绸各捐,俱有成效。上年茶局委员金安清在嘉兴接署试办,该处本系居货多而行货少,……于饷需不无裨益。……并以宁波南北各号商人海舶生涯,较内地略为生色,可以一律劝捐。”^⑥丝、绸、茶等捐先后在湖州、嘉兴、宁波等地开征。浙江厘金正项税收共有7项,计百货厘捐、丝捐、茶厘捐、牙帖捐、洋药厘捐、土药捐、加抽糖烟酒二成捐。^⑦而其大宗,主要为百货厘捐、丝捐、茶厘捐等项。

四柱清单为古代中国传统的记账方式,分为“旧管”“新收”“支款”“实在”4项。本文选取浙江省同治十三年至光绪二十九年经收厘金及解支各款四柱清单,以此观察银锭、洋银、制钱在收支各项中所占的份额,进而分析这三种货币的使用情形,详见表3:

首先来看旧管项下,1874—1903年间银锭共411 619两,绝对值为2 018 707两;洋银1 426 744两,绝对值为7 332 700两;而铜钱则为394 843两,绝对值为903 287两。从数值来看,洋银的比例最高、银锭次之,制钱最少。新收项下银锭为20 955 455两,洋银为21 633 769两,制钱为10 583 857两,洋银亦高于银锭和制钱。支出来看,银锭共21 597 217两,洋银23 327 763两,制钱11 029 092两,洋银最高,银锭次之,制钱相对较少。实在项下,银锭203 288两,绝对值为2 250 502两,洋银1 191 117两,绝对值7 964 955两;制钱814 109两,绝对值为355 335两,洋银还是高于银锭和制钱。4项综合来看,洋银的使用比例最高,银锭次之,制钱最少。

根据表3中的数据,可以观察银锭、洋银、制钱在收支各项中的比重。对于年份之间的增减变化,因受资料限制,很难逐一解释变化的原因。不过从1875年至1886年,洋银的收支均高于银锭。1886年后,银锭超过洋银。尤其是1888—1891年间,银锭的收支远超洋银。制钱的收支份额基本不如银锭、洋银,仅有1883、1884两个年份的支出额超过银锭数。此外,无论是银锭、洋银或制钱,其收支高低趋势接近一致,即收入高,相应支出较高,收入少,相应支出也较少。

为了进一步论证各项厘捐与贸易、货币结构之间的关系,特选择新收项下(包括百货厘捐、丝捐、茶捐)来观察洋银、银锭和制钱各自所占的比例,详见表4。

^① 《再述钱市情形》,《申报》1875年12月21日,第2版。

^② 《甬江空盘》,《申报》1876年5月22日,第2版。

^③ 《宁郡年景》,《申报》1877年2月10日,第2版。

^④ 《严究钱业买卖空盘》,《申报》1906年10月21日,第9版。

^⑤ 笔者将在银元和银锭、制钱竞争的文章中,专门讨论“套利资本”的问题,兹不赘述。

^⑥ 浙江巡抚何桂清咸丰六年三月初四日奏浙江试办捐厘情形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档号03-4441-051。

^⑦ 罗玉东:《中国厘金史》,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年版,第263页。

单位:海关两

浙江省同治十三年至光绪二十九年经收百货丝茶及解支各款

年份	旧管项下			新收项下			支款项下			实在项下	
	存银	存洋	存钱	银	洋	钱	银	洋	钱	存银	存洋
1874	18 459	290 587	133 684	674 327	820 421	434 664	680 217	1 229 195	496 303	58 142	265 279
1875	61 464	245 485	45 638	697 841	1 061 722	637 550	716 864	1 055 900	654 615	42 441	251 307
1876	51 282	210 480	35 239	756 255	1 102 542	743 056	774 360	1 102 982	730 483	33 178	210 039
1877	22 367	85 159	43 719	756 657	728 577	555 538	766 628	810 022	557 332	12 397	3 715
1878	22 049	5 371	25 931	667 617	801 614	536 265	668 930	800 015	544 800	20 736	6 970
1879	10 626	29 478	12 662	605 545	964 232	555 858	640 459	1 107 099	576 325	-24 286	-113 389
1880	-30 183	-139 226	-12 072	348 473	499 160	307 944	361 843	400 656	296 730	-43 552	-40 722
1882	-236 273	-386 631	-103 988	658 422	1 076 130	460 881	617 632	1 069 003	477 718	-195 483	-379 505
1883	-111 715	-208 436	-55 441	307 680	380 854	221 310	340 528	392 311	195 623	-144 563	-219 893
1884	-228 748	-466 443	-82 721	528 842	1 106 016	453 993	435 710	1 178 386	441 417	-135 616	-538 818
1885	-28 319	-360 436	22 122	419 894	1 260 221	520 845	320 810	866 879	492 180	70 765	32 905
1886	92 835	170 736	41 303	483 368	1 241 701	427 909	532 234	1 167 036	435 825	43 972	245 394
1887	3 215	224 338	40 296	869 468	782 389	453 401	1 085 904	788 799	425 742	4 306	61 828
1888	8 042	54 692	79 658	744 573	806 360	380 881	734 396	634 749	383 325	18 218	226 303
1889	15 829	288 152	29 305	1 303 028	642 467	389 792	1 269 972	630 138	404 561	48 886	300 481
1890	48 712	374 451	63 199	1 087 769	430 209	390 465	1 108 101	576 528	343 477	28 381	228 204
1891	17 282	111 398	63 091	1 257 462	642 205	317 709	1 275 363	570 403	375 014	-620	183 200
1892	20 263	169 860	7 241	1 221 780	477 638	399 892	1 223 987	579 176	400 298	18 056	68 322
1893	2 674	21 177	3 960	578 149	289 096	196 661	576 253	224 635	200 577	4 269	85 638
1894	23 833	12 878	326	461 521	419 931	265 448	482 421	326 484	265 715	2 933	106 325
1895	92 397	533 707	96	1 051 313	1 051 611	236 090	973 693	882 938	465 049	169 999	702 380
1896	80 553	274 998	27	480 390	464 952	221 971	549 676	318 601	220 992	17 266	421 348
1897	85 728	364 814	40	1 016 054	915 654	180 816	904 264	727 389	350 687	197 518	627 364
1898	216 274	539 394	113	1 017 837	1 012 357	363 256	1 044 868	1 121 526	363 117	189 243	430 224
1899	134 245	372 567	343	1 131 691	1 020 322	297 672	1 124 691	1 196 783	297 375	137 583	120 810
1900	182 012	-21 270	231	976 812	691 811	335 213	1 050 216	1 048 159	335 270	108 606	-516 198
1902	5 022	-594 573	382	365 928	543 357	181 933	556 187	1 210 272	181 713	-185 236	-666 915
1903	-168 306	-775 963	459	486 759	400 220	116 844	781 010	1 311 699	116 829	-294 251	-911 479
共计	411 619	1 426 744	394 843	20 955 455	21 633 769	10 583 857	21 597 217	23 327 763	11 029 092	203 288	1 191 117
											355 335

资料来源:根据“浙江省同治十三年至光绪二十九年经收百货丝茶及解支各款四柱清单”等多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摘录整理,档号从03-6485-032至03-6485-075等,不再一一列出。

说明:档案中洋银的单位为元,铜钱为文。为了便于统计,按一元=0.72海关两,1 000文=1海关两进行计算。光绪七年、光绪二十二年全年数据缺失;光绪二十八年、光绪二十九年、光绪三十年数据缺失;光绪十九年、光绪二十一年下半年数据缺失。

表 4 浙省同治十三年至光绪二十九年百货厘捐、丝捐及茶厘捐的货币结构 单位：两

年份	百货厘捐			丝捐		茶厘捐		
	银锭	洋银	制钱	洋银	制钱	银锭	洋银	制钱
1874	611 711	431 141	43 463	772 747	66	108 188		
1875	654 359	362 421	637 454	699 301	77	93 481		19
1876	660 636	292 650	743 001	809 892	54	95 619		
1877	660 151	223 114	555 488	505 464	49	96 506		
1878	589 340	244 678	536 224	556 936	41	78 276		
1879	518 900	315 994	555 800	684 238	57	86 645		
1880	691 226	410 553	634 014	773 907	987	89 523	9 216	
1882	564 648	553 049	460 816	523 153	64	93 773		
1883	255 571	243 563	221 154	137 290	155	52 109		
1884	433 244	557 878	453 175	548 137	816	95 597		
1885	267 862	753 245	518 812	506 976	2 033	95 192		
1886	146 265	719 315	425 897	522 379	2 012	90 699		
1887	762 312	240 996	452 705	538 748	681	107 155		
1888	649 394	317 187	377 292	481 941	3 578	95 158		
1889	809 578	174 167	383 953	451 336	5 830	93 450		
1890	813 247	131 946	389 349	282 069	1 103	74 521		
1891	948 617	281 431	316 600	360 773	1 109	108 844		
1892	951 653	223 050	399 797	254 588	93	70 125		
1893	419 698	24 498	196 623	264 598	38	58 149		
1894	304 015	90 839	265 405	329 092	42	57 505		
1895	734 867	476 037	464 929	575 574	88	116 445		
1896	344 351	167 469	220 934	297 483	36	36 038		
1897	821 141	415 226	350 608	574 713	119	144 912		
1898	914 989	323 464	373 083	636 067	150	97 577		
1899	948 037	283 731	297 450	619 543	157	99 483		
1900	707 909	286 116	335 059	405 695	152	78 902		
1902	197 873	233 621	181 863	309 736	69	58 055		
1903	360 853	189 900	116 821	210 320	62	65 905		
总数	16 742 447	8 967 279	10 907 769	13 632 696	19 718	2 437 832	9 216	19

资料来源：根据“浙江省同治十三年至光绪二十九年经收百货丝茶及解支各款四柱清单”等多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摘录整理，档号从 03—6485—032 至 03—6485—075 等，不再一一列出。

表 4 主要从新收项下来看银锭、洋银和制钱的使用情况，主要的征税项目包括百货厘捐、丝捐和茶厘捐。结合表中数据，百货厘捐以银锭为主，占总数的 45.72%；其次为制钱，占总数的 29.79%；洋银所占份额最少，但也达到了 24.49%。而在丝捐的收项中，几乎全是洋银，仅有极少数铜钱，银锭则无所见。茶厘捐的主要收项是银锭，洋银和制钱的收入则可忽略不计。从总的收项来看，银锭共 19 180 279 两，而洋银计 22 609 191 两，制钱为 10 927 506 两，分别占总数的 36.38%、42.89%、20.73%，其中洋银最高、银锭次之，制钱不足洋银的一半。

为何会出现上述情况？原因在于各种捐项征收银钱皆有规定，首先来看百货厘捐，“查核浙省厘捐，旧章系估计货本价值，抽收百分之一，续后逐渐议加添设卡局，分列名目，已增至百分之六七。”在征收时，“厘捐钱文应通饬各局一律收钱也，查各处厘局或有钱洋并收者，非高抬洋价即掺杂低洋，流弊渐多，此后应通饬各厘局一律收钱。”而洋药等则收银款，但需按章核收足色库平纹银，以杜银水低昂，搀和短少等弊。^① 但浙东、浙西征收百货厘捐税率有别，浙东货厘税率为 10%（正厘 9%，附款共

^① 《浙省新定筹饷百货捐厘章程》，全国图书馆缩微中心编：《国家图书馆藏清代税收税务档案史料汇编》第 59 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8 年版，第 29160—29161 页。

1%),浙西为5.5%(正厘为4.5%,附款1%)。^①百货厘捐征收之初,规定只收制钱,“厘捐起验,例定制钱,现时制钱缺乏,不得不以银圆充数,兑价高低不能划一”,不过由于制钱缺乏,厘饷局规定洋价1元折钱1 000文,但实际在征收过程中各厘卡、分卡任意短抑洋价,“近日甬上市价,银圆一枚可兑制钱一千零二三十文,而北门卡完纳捐钱时,每银圆作制钱七百六十文至九百文不等,且捐数在制钱四百文以上即责令完纳银圆。”^②正是征收洋银可牟取巨额利益,因此百货厘捐中有数量不菲的洋银。而丝捐原定每包80斤,收洋16元,此后又有沪饷、善后、塘工、赈捐等附加捐项,至清季每包共捐27.7元。用丝捐原照货厘章程见货抽收,光绪初年改为各属丝行承认,每两收正捐银4文,光绪十年加抽善后捐钱2文,三十年加山东赈捐钱1文,共计每两征收7文。光绪三十三年通饬收回官办,每两增收6文,停止山东赈捐1文,共收12文。^③通过丝捐章程,也就能够理解为何丝捐以洋银占绝大部分比例,同时有一定数量的制钱。茶厘捐的征收也有严格规定,同治二年(1863)箱茶每引100斤抽捐0.9两、厘1.4两,共2.3两;篓茶、袋茶每引抽捐0.4两、厘0.6两,共1两。同治五年箱茶每引统收厘银1.4两,篓茶、袋茶每引0.6两。^④因而茶厘捐几乎全为银锭,洋银和制钱几乎不见踪影。

厘金支出主要集中在军饷、京饷银、协济甘饷银、军需局开支、北洋海防经费等军事开支以及养廉银、织造采办工钱、委员薪水书役工食等费用。在货币结构方面,亦有一定规律。

从数据来看,军饷支出中银锭为951 313两,银元为7 250 388两,两者分别占到11.6%和88.4%。京饷/甘饷银中银锭支出3 073 339两,银元支出2 407 210两,两者所占比例为56.07%、43.93%。军需局费用中银锭、银元、制钱支出分别为2 758 494两、5 014 941两和6 320 618两,各自占总数的19.57%、35.58%、44.85%。养廉银几乎全使用银锭,仅有极少数的制钱,而且数额稳定,多数年份均为8 460两。织造采办工料钱则几乎全使用制钱,每年均维持在6 000万文左右。而委员薪水书役工食费用在光绪六年开始支出,前四年均使用银锭,光绪十年起开始使用银元,银锭和银元的比例为15.65%、84.35%。

前文提及,厘金的征收最初是为了应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因此有关军事类的开支占到很大比例。浙江厘金解款内包括国家用款、本省用款及其他用款三项,国家用款又以京饷、协饷、海防经费等为主。京饷一款自同治三年起即批解,其时额定数目为50 000两,光绪五年增至150 000两,后又减至100 000两。而协饷以甘饷银数额为最,常在50 000两以上。海防经费以筹解北洋为主,自光绪元年起解,最初数年为100 000两,光绪十年至十二年仅解30 000两,十三年后复增至100 000两以上。而本省用款中,以军饷及军需局的开支为大宗。军饷银每年少则五六万两,多则10万两以上,而军需局的开支更甚军饷。^⑤各种解项虽有具体数额,但在实际解款过程中,亦可搭解洋银或折银缴纳。“报解京饷准其拟用三成,不必另行设局,亦准搭解京饷,各省征收钱粮、税厘,准其以银元搭用三成完纳,各州县解省道等库,各省关解部均按三成搭收,一切支发俸饷等项亦准按三成搭放。”^⑥银元折银缴纳亦不少见,以军饷为例,“炮船军饷无论英、本,每洋一元作银七钱,彼炮船领饷每十元中搭本洋三元可增钱三百数十文,所以定例如此。向年初定英本对搭嘉湖一律办理之时,则炮船军饷恰是对搭支放,然沪捐塘工善后各项所搭本洋均入私橐。及改三七搭解之后,则炮船军粮尽发英洋,并无

^① 罗玉东:《中国厘金史》,第255页。

^② 《浙江咨议局第一届常年会议事录》,杭州文史研究会、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浙江图书馆编:《辛亥革命杭州史料辑刊》第6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页。

^③ 浙江清理财政局编:《浙江清理财政局说明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室编:《清末民国财政史料辑刊》第10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影印版,第362页。

^④ 浙江通省丝茶牙厘总局辑:《茶饷章程》,上海图书馆古籍部藏,索书号:416589。

^⑤ 罗玉东:《中国厘金史》,第267,269—270页。

^⑥ 《推广龙圆说》,《申报》1901年9月27日,第1版。

分毫本洋。”^①洋银1元作银7钱,已受贴水之亏,每10元搭解3元本洋,则亏折更甚(因本洋稀少,本身具有高昂的升水)。因而无论是京饷、协饷、海防经费、军饷、军需银等,银锭、银元、制钱均混合使用,只是在解款过程中按价折收或搭配使用,其中涉及多种利益主体的纠葛,限于篇幅,容另文详述。

五、洋银在农村的使用情形

宁波是浙江最早开放的商埠,洋银通过对外贸易进入港口,然后经港口流通至广大农村地区。根据日本东亚同文会的调查,清末民初的宁波市场上,银元中鹰洋流通最广,江南银元次之,湖北银元及日本银元亦有一定流通。鹰洋是本地单位价格的标准,在本地通货中占据重要地位。^②

而农村地区洋银的流通情形如何?洋银流向农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茶商向产茶地区的农民购买茶叶,“宁波市面的鹰洋逐渐连同那些老的本洋流入浙西和浙南以及福建境内,只留下一部分银元专为收购平水茶之用。直到1875年,还有一些宁波茶商为了要去浙西平水向茶农收购茶叶,不得不在宁波钱庄、钱兑铺购进银元。平水茶农是比较保守的,坚持只收本洋,宁波茶商因此和他们展开了一场斗争。斗争结果是茶商迫使茶农接受鹰洋,其后本洋流传下来的也就极少了。^③平水茶农虽偏好本洋,但依然接受了鹰洋,因为当时本洋早已停铸,存世数量有限,鹰洋取代本洋成为必然。平水茶农最终接受了鹰洋,也从侧面说明洋银仍是收购茶叶的首选。

此外,洋银在农村钱会、缴纳赋税等方面也有一定程度的使用。道光十一年,宁波府慈溪县九都外四图郑鸿儒等人发起金兰会(钱会),会约规定:“荷蒙亲友高谊玉成,十贤人认会一个,计实足六串制钱一百千文。其会一年一转,限定四月初十日晴雨无阻,各赍现钱赴席,银洋出入均照慈城市价,概不高抬。”^④虽然当时十贤会筹措的会资为制钱,但是银洋在支付会息等方面也可按市价兑换使用。光绪十五年,宁波府奉化县廿一都二庄应家棚为开征粮务,制定“立甲十议”,其中有关货币的内容云:“一议挨次当甲,以三年为满。甲众之洋三百元,至三年后,仍交盘后甲之洋三百元,毋得亏余分毫。一议庄务收费并公事到庄,当甲之家承值,甲众每岁归甲钱五千文。一议庄内老户,除拍户外,新增户头归甲众钱六百文。一议棚民新立户,爰帮归甲众洋三元,如有不守本分者概不立户。”^⑤其后列有31户捐资姓名、金额,共捐洋304元。从立甲内容可以看出,洋银与制钱均在使用。而《应家棚历年甲事记》记载:“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付猪羊田江田亩五亩三分,计契价英洋一百三十九元。十六年:付西岙底田十亩,计契价英洋一百三十八元,又付谢中代洋六元。其田吴学濂来户,过民田十亩,契存陈恒房户管,亦存恒房。收猪羊田江便洋十元。……光绪十八年二月初四日,甲众人等面揭存应孝棠洋四十元,当交与陈桂福洋三十元。又交人头老账欠款钱六七十千文,实存应孝棠洋十元。”从内容来看,应家棚田亩多以英洋计价,但甲首蔡增福(蔡长记)从同治二年至光绪九年每年年底的账目,均以制钱结算。^⑥其余各种钱会,如“应友坎会”“陈玉堂会”,每年收付也用制钱。这也说明,制钱仍是农村重要的支付货币。

慈溪县掌起桥农村商号“陈启记”与55户的资金往来,也为观察洋银在农村中的流通情形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据统计,光绪十七年“陈启记”共收钱2 155 730文,收洋1 121. 879元。共支出钱987 249文,洋2 487. 733元。^⑦在收入方面,制钱是洋银的两倍,支出方面,洋银数量是制钱的两倍

^① 《访查丝捐搭收本洋记》,《申报》1876年4月26日,第3版。

^② 支那省別全誌刊行會『新修支那省別全誌』第13卷『浙江省』,東亞同文會,1941年,831页。

^③ 《光緒四年浙海关贸易报告》,转引自陈梅龙、景消波译编《近代浙江对外贸易及社会变迁:宁波、温州、杭州海关贸易报告译编》,宁波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页。

^④ 《金兰会约》,张介人、朱军:《清代浙东钱业史料整理和研究》,第44页。

^⑤ 《立甲十议》,张介人、朱军:《清代浙东钱业史料整理和研究》,第10—11页。

^⑥ 《应家棚历年甲事记》,张介人、朱军:《清代浙东钱业史料整理和研究》,第11—12页。

^⑦ 根据《光緒十七年陈房记来往账》相关数据整理,参见张介人、朱军《清代浙东钱业史料整理和研究》,第30—32页。

有余。位于余姚城北近朗霞、周巷一带的源润钱庄，共有 169 户存户。根据该钱庄的账簿可以发现，光绪二十年已普遍使用洋银。“光绪廿年七月卅共揭除收过丈洋二百念七元另六分八，月息率十五，计息四元四角六厘；八月初九收洋念元。收十五日止，毛二元八角六分一厘，去水率四七五，计息一元三角六分；收三十日止，毛二元六角九分一厘，去水率二二五，计息六角五分四厘。”制钱也有使用，“芳记：旧十二月三十止，揭丈讫钱十二千九七零文。乡记：旧十二月三十日日，揭欠洋五十一元五角零四厘，钱一百零一千一百六十一文。宜记：旧十二月三十止，揭欠钱一百零二千五百三十五文。味记：旧十二月三十止揭欠钱二十四千三百零九文。光绪廿年十二月三十日，收洋二元四角。维记：旧十二月三十止揭欠一百五十七千二百四十二文。”^①不过，钱庄业务有其特殊性，与钱庄产生收付关系的多是各类商号，双方来往的资金数量颇大，因此银元使用有相当的比例。而对农村的普通交易来讲，其数额远小于钱庄之间的资金汇划，因此使用制钱更为普遍，这从浙东农村契约文书可以得到印证，当时农村的土地买卖或资金借贷，制钱的使用远超洋银。

下文结合已出版的两册契约文书对浙东农村的银锭、洋银、制钱 3 种货币使用比率进行了统计，详细数据参见表 5。

表 5 清代浙东地区农村市场的货币结构

	银锭	所占比例(%)	银元	所占比例(%)	制钱	所占比例(%)	共计
乾隆朝	11	40.74			16	59.26	27
嘉庆朝	9	40.91			13	59.09	22
道光朝	30	8.22			335	91.78	365
咸丰朝	15	6.61			212	93.29	227
同治朝	8	6.02	4	3.01	121	90.97	133
光绪朝	19	16.10	15	12.71	84	71.18	118
宣统朝	3	60.00	2	40.00			5

资料来源：根据王万盈辑校《清代宁波契约文书辑校》（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张介人编《清代浙东契约文书辑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收录的契约文书整理而来。

从表 5 可以看出，银元在清中前期的浙东农村土地交易中几乎没有出现，到同治朝才有零星使用，但使用比例远低于制钱和银锭。光绪年间使用比例有所提高，不过仍远低于制钱，也不及银锭。由于宣统朝的样本太少，暂无法说明其使用情形。从表 5 可知，农村的交易仍以制钱为主，清中前期虽有一定比例的银锭，但总体仍不及制钱的比例。清后期，制钱的使用已占到绝对优势，原因在于制钱更适合农村的小额交易。清季，张之洞指出，“大率两广、滇、黔及江浙之沿海口岸市镇，则已银钱兼用。若长江、南北之内地州县，至大河南北各省，则用钱者百分之九十九，用银者百分之一二。合计中国全国，仍是银铜并用，而用铜之地，十倍于用银之地。”^②张之洞所言，并非一个确数，只是为了说明内地州县仍以用钱为主。实际即使在沿海的农村，地丁银等赋税也多以钱折银缴纳，宣统二年，杭嘉湖道宗舜年指出，“伏查征收丁粮例应纳银，而浙江省向少现银，是以民间名为完银，实则输钱以折银，州县名为征银，实则收钱而解银。”^③由此看来，在广大农村，制钱不可或缺，重要性高于洋银。

六、结语

明末万历改革，实施“一条鞭法”，赋役改征白银。然而中国自身产银有限，需要通过丝茶贸易换取美洲等地的白银。早期白银以银条形式进入中国，到各地银炉熔铸成银锭后使用，由于检验费用高昂，交易成本上升。而制钱币制过小，且日益缺乏。形制统一、便于检验的外国银元受到市场欢

① 《“源润钱庄”钱清账簿》，张介人、朱军：《清代浙东钱业史料整理和研究》，第 191—192 页。

② 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 4 册“奏议”，武汉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03 页。

③ 宗舜年：《调查浙江省征收丁粮银钱折算情形清折》，“盛宣怀档案”，上海图书馆藏，索取号：011760。

迎，并逐渐成为市面交易主要的结算货币，在 19 世纪 50 年代成为宁波的本位货币。此后，宁波钱庄的收支以及市面主要货物的结算，均以洋银为主。

洋商来华贸易，主要是为购买中国的茶叶、生丝、瓷器等货物，而这些货物的产地多在农村，因而洋银逐渐从港口流向农村丝、茶产地。在宁波周边皖南（茶叶产地）、浙东、苏南（生丝产地）等地的农村，洋银均有广泛流通。不过在丝、茶产地以外的农村地区，银锭和制钱的使用远超银元，与港口的通货呈现结构性差异。

洋银的广泛流通直接促使近代中国走上仿铸—自铸—改革货币制度的道路。早在清中叶，即有部分省份仿铸洋银，企图取而代之。光绪二年，宁波已出现仿铸洋银，“宁波地方有私自开炉而铸银元者，其式之大小及边纹面花，悉与外来者无少异，银色亦佳。惟仔细端详觉稍薄耳”。^① 仿铸洋银能带来利润，因此部分商人以此渔利，但其终未能流通开来。光绪十六年，广东率先铸造银元，其后湖北、江南等地纷纷设局铸银，并运用行政力量加以推动，“本月初一日鄞县徐接奉府尊庄太守札文，窃维各省遵奉谕旨铸造光绪银圆、角子、元宝，以济制钱不足，立意便商益民，不使利源外溢。……以湖北、广东、江南、福建、安徽、浙江等省铸造大小银圆。凡市面购物、易钱均准十角作一元，各按地方洋价核算，一律通用，不准低昂抑勒，辄议贴水”。^② 不过当时各省铸造的银元并未能完全取代洋银，到 19 世纪末，宁波市面唯一流通的银币是墨西哥鹰洋和湖北的银辅币。北洋银元和其他省的银元没有流通，而所有的纸币都不被信任，几乎一直受到拒绝，^③ 由此可见市场对洋银的偏好以及接受本国银元的时间之长。

宣统二年，清政府颁布《币制则例》，宣布以 7 钱 2 分银元为国币。民国初年，北京政府沿袭银元为国币的货币政策，随着袁世凯银元进入市场，加之鹰洋停铸，洋银逐渐退出中国市场。实际上，银元的流通是金属货币走向信用货币的重要过渡阶段，外商银行依据银元发行的银元票以及法币“元”“角”“分”单位的确立，都与银元在中国的流通密不可分。而洋银广泛流通引发的国人关于货币与国家利权、主权的讨论，则成为清末民初币制改革和实现领土型货币的舆论基础。

The Flow of Foreign Silver Dollars and Monetary Structure of Ningbo in Modern Times

Xiong Changkun

Abstract: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y, standardized foreign silver dollars flowed into Ningbo. Compared with widely used silver ingots, the examination of silver was more convenient, which lowered transaction cost. Therefore, silver dollars had been more widely used over time, flowing into rural areas of Zhejiang province after five ports opening to trading, massive amounts of silver dollars circulated between internal ports while the import from Hongkong etc. was few. In the late Qing, in the transit donation of silk, tea and other goods in Zhejiang province, the use of silver dollars exceeded that of silver ingots and official coppers, and silver dollars gradually became the most important transaction currency. However, according to contract documents from the middle of Qing to the early Republican,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amount of silver dollars' being used in Ningbo and east Zhejiang rural markets was far behind that of silver ingots and official coppers, which revealed that the use of silver dollars showed very different features in ports and rural markets.

Key Words: Modern Times; Ningbo; Monetary Structure; Foreign Silver Dollars

（责任编辑：丰若非）

^① 《私铸洋银》，《申报》1876 年 10 月 10 日，第 2 版。

^② 《示用银圆》，《申报》1900 年 3 月 13 日，第 2 版。

^③ 《浙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 年)》，茅家琦、黄胜强、马振犊主编：《中国旧海关史料(1859—1948)》第 155 册，第 514—515 页。